

出版说明

我社自 1957 年起 ,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 ,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 ,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1959 年后 ,这项工作一度中断。1981 世纪肇始 ,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 ,我社决定恢复中、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 ,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 ,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短篇小说 ,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

恢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21 世纪年度小说选》 ,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 ,长期做下去的决心。《21 世纪年度小说选》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各编一册 ,于次年元月出版 ,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 ,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 ,他们应我社之邀 ,对当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广泛的研讨 ,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 ,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 ,严格进行编选。在此 ,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摇摇录

地气	葛水平 员
游戏的季节	于晓威 源
马嘶岭血案	陈应松 苑
大站	力摇哥 苑
非常台词	齐铁民 缘
抹布	劳摇马 愿
我们的成长	罗伟章 园
不能掉头	映摇川 猿
那儿	曹征路 猿
灰舞鞋	严歌苓 愿
国家机密	陈昌平 缘
我的大爹	韩天航 猿
送你一棵凤凰树	晓摇航 远
明惠的圣诞	邵摇丽 苑

地摇摇气

葛水平

—

住了百年的十里岭 ,说不能住人就不能住人了。

不能住人的原因不是说这里缺少人住的地气。大白天看山下阴郁一片 ,一到晚上 ,黑黝黝的村庄里人脸对人脸 ,单调得就心慌。说谁家从前山的岭上迁往山下的团里了 ,咱岭上剩两户 ,水没水电没电的还坚持着 ,山下的人们笑话了 ,咱也不是没有本事的人 ,也该迁了。

原先岭上有十几户人家 ,后来陆续都迁走了 ,就剩了两户 ,一户是来鱼 ,一户是德库。终于有一天来鱼和德库吵架了 ,两户互不上门 ,就连孩子们也绝了话题。岭上的两户人不常在一起说话 ,山越发黑了 ,黑得叫人寡气。

摇摇两家吵架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这是暑天,来鱼的小儿子二宝满山疯跑着采野果子,来鱼的老婆李苗怕孩子遭蛇咬就出去找。来鱼缩在房子里不想出门。德库的媳妇翠花上茅坑,把裤带搭在茅墙上。农村的茅坑不分男女。来鱼本来该上自己的茅坑,可是他突然想和德库说话,出了门往坡上走,一眼看见德库的茅墙上搭了一条红裤带,悄悄地猫腰走了过去,用手往下拽。茅坑上蹲着的人心想一定是家猫作怪,撅了屁股往里拽,拽来拽去的德库就出了门。德库出门也是想找来鱼说说话,伏天过后十里岭还设不设学校,他闺女和来鱼闺女都上初中,下山到樊庄完校念书,就剩了来鱼的小儿子上学。来鱼几次下去找联区,不知道联区会不会派老师来,老师不来,来鱼的小儿子上学就成了问题,来鱼不知道急不急。

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德库走出院门,看见自己的茅坑旁蹲着来鱼,来鱼和自己的媳妇翠花在茅墙上耍着一条裤带拉来拉去。德库站下看了半天,觉得好耍,想笑,可是接下来的事让他笑不出来了。

听翠花说：“死猫,看我不出去打死你。”

来鱼说：“要你光着屁股出来打死我。”

翠花说：“死来鱼,我当是猫,快把手丢开。”

来鱼说：“你让我进去看看我就丢开。”

翠花说：“有什么看的?和你老婆的一样。”

来鱼说：“说一样也不一样,都是萝卜,也有水大水小的。你是秋天的萝卜,她是春天的萝卜,不能比。”

翠花说：“不要说黄话了,你从茅墙上给递过一团纸来,我忘了拿卫生纸。”

来鱼说：“我这就进去。”

来鱼丢了裤带从裤兜里掏出一团纸,要进去。听德库叫了声：“来鱼我日你妈!”顺手抄了一根木棍过去。来鱼一看不好

叫了声：“妈呀，动真了。”扭头就跑。

两个男人在山上边跑边骂，碰上了找孩子的来鱼老婆李苗。李苗喊着：“你们好好的疯什么？”

德库说：“问问来鱼，在茅墙上和翠花耍裤带，我要敲死他。”

李苗想这阵势怕是真有问题，怕来鱼吃亏，扑过去死死拽住德库的裤带。一个用劲往前，一个用劲往后，听得嘞的一声，德库的裤带断了，裤子脱落了下来。德库叫了一声：“倒霉。”扔了木棍朝后撂了一脚，想踹开来鱼媳妇，谁知道脱落在脚脖子上的裤子限制了他的动作，反让他掉了个仰脚八叉，倒在了来鱼老婆身上。李苗说：“天光下你想怎的？”德库说：“日你妈，我能怎的？”翻身兜起裤骂骂咧咧往回走。来鱼老婆在身后骂道：“你个绝户头德库！”

这时候翠花也赶了上来骂：“我没儿子你有是不是？你娘的脚指头，你就等着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出来！”

德库说：“不嫌丢人。”揪了翠花回了自己的当中院。

从此，当中院的德库一家和井下院的来鱼一家，不说话了。

两户不说话了，一到天黑十里岭越发的黑了，静了。

二

暑天过后，十里岭来了小学老师王福顺。王福顺背着铺盖，拿着锅碗瓢盆上气不接下气往岭上爬。爬着爬着不是个滋味了，想到自己的确是被番村乡教委的常小明校长耍了，就感觉憋气。自己在下边干得好好的，没想到一开学调到山上来，就因为看到了常小明和民办教师艳红的龌龊事，被调到了十里岭来，他感到十二分的沮丧。找了一块干净石头坐下，掏出大光烟，掏了半天摸不到打火机，越发沮丧了。他想在这样一个四周无人的

猿

山坡上,也许正好滤一滤自己的思想。那天常小明叫他谈话,常小明说:“听说你想调换一下工作?”“我是想调换一下工作。”常小明说:“想调换工作好啊,现在十里岭的来鱼想要一个老师上去,想来想去没有合适人选,你就上去吧!”“我不想上十里岭,能不能换个去处?”常小明说:“工作没有贵贱,不是说你想去哪就去哪,你要是校长你就说了算。”王福顺知道再说也是白搭。自己当民办教师当了十五年才转正,因为转正把小教高级职称也丢了。自己总是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什么地方呢?他想不出来,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自己没有错,要错也是别人的错,别人出错你有什么办法?还不如不想。抬头望了望天,太阳很小很白也很晃眼。没有打火机,抽不成烟,只能站起身来背了行李走。

王福顺走近十里岭时看到岭上灰秃秃的,一路上连个鬼影也不见。十里岭坐落在山坡上,几院石板屋,两处石头垒起的院坝,一眼老槐树下的石井,一排杨树遮掩下的鸡栏猪舍,山顶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柞混交林,责任田错落有致地散落在村庄周围的坡地上,构成了一幅静谧邃远的农家乐生图。对色彩有特别鉴赏修养的王福顺情不自禁地惊呼:“好一处神仙福地!”但经验告诉他,这偏僻得与人隔绝的地方不是人久留之地。他把行李放到打谷场上,坐在一个闲置的碾碾上歇了下来。习惯地从口袋里又掏出烟想抽,还是发现没有打火机,就发狠地打了自己的脑门一巴掌。看到打谷场上晒了一些粮食,一块一块地用木棍隔开,有蓖麻、豆、红谷、老豆荚、豇豆,鸡们散开在中间边找吃食边散步,倒是悠闲自在。早知道有个十里岭,却没有想到离乡里这么远。尤其这里连电都不通,外面是啥形势?不晓得,糊涂过春秋。回头看到场上靠山的地方有三间砖房,墙上写了“教学育人”四个字,想那一定是学校了。掉转头放眼望去,看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有人影晃动。他想这岭上的人收秋也太源

早,八月十五还不到,就开镰了。对着人影喊了两嗓子:“有人吗?那地里有人吗?我是小学教师王福顺!”

德库听到有人喊,放下镰刀和翠花说了声:“我上去看看。”翠花说:“看什么?来鱼的儿上学,又不是咱的,你管他。”德库说:“我是十里岭的队长,老师来了哪能不管?”掏出打火机点了一根烟,拍了拍腿上的土往上走。走到打谷场上,看到王福顺不知该怎么称呼,说:“是新来的老师吧?贵姓?”王福顺急忙站起来说:“免贵,姓王。王福顺。”德库说:“是王老师啊,王老师好!王老师好!”王福顺说:“你是这里的?”德库说:“队长!德库。”两个人的手紧紧握了一下。

德库开了学校的门,把行李放进去,领了王福顺回了当中院。当中院是四合院,清一色的石板房,石板院,石板地。王福顺心想,看来这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石头。德库开了门往火上的茶壶里添了水,掀开地锅的算子,取出两只碗给王福顺和自己倒了茶水,两人就坐在炕沿上对饮起来。王福顺说:“石板房好啊,冬暖夏凉。”德库说:“好什么好,人都不住了。”王福顺说:“十里岭现在有几户人?”德库说:“原来有十几户人,现在就两户了,我和井下院的来鱼。满算起来七口人,来鱼两口两孩还有一个瘫在炕上的老娘,我和翠花一个闺女,我闺女和来鱼大闺女都上初中了,你现在教的学生是来鱼的小儿子二宝。”王福顺问:“就一个?”德库说:“就一个。”

王福顺越发感觉常小明是真欺负他了。一个教师教一个学生,出不了成绩年终大会上拿你开涮没商量。怎么就没说是一个学生呢?要说是一个学生说啥也不来。一个学生都教不好还配当老师吗?现在既然来了,我就得好好干,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王福顺说:“找些干柴,我去把火生着。”德库说:“这些事不用你操心,你就只管坐着喝茶,午饭家里吃。”德库掏出烟递给王福顺一根,王福顺说:“我连火都忘记拿了,一路上干火,没办

法。”德库站起身从中堂前方桌下抽屉里取出一包火柴递给王福顺，“有啥要求尽管说，来了岭上这里就是你家。”王福顺有点感动，觉得山里人真是实在。这时候翠花扛了一蛇皮袋青豆角扔在了院子里。翠花说：“山下老师来开学了吧。”王福顺道：“开学了，开学了。”翠花也不进屋顾自忙去了。别看岭上人少，两家人不说话，但是，人来去往的不说也知道。来鱼心里这几天就操着这份心，没想到老师来得这么快，和李苗早早从地里回了家。这几天二宝到山下他小姨家串门，来鱼想，得赶快叫二宝回来。“你中午叫他老师来咱家吃饭，我到山下唤二宝去。”来鱼和李苗说。

李苗满脸不情愿地回答：“怎么去唤？你弄的龌龊事！”

来鱼斜了一眼李苗说：“翠花肥得那猪样，有你好？你还吃醋！也不过就是耍耍罢了，认什么真？”

来鱼边说边从他娘的身体下抽出尿垫子来挂到院里铁丝上，“你一个妇道人家，还有男人的脸面重？我走了。”

李苗说：“人活一张皮，行头也不换了？不怕山下的人笑话你是野人？”从屋子里给来鱼扔出件干净衣服来。

来鱼三下五除二换了行头扭身走了。

听得背后李苗说：“我不认真，德库认真，我的脸不值钱，有人值钱。”

来鱼嘟囔了一句：“鸟！”

午饭两家都做的是扯面。李苗往坡上的当中院走，她拿不准进了德库院子该怎么说话，边走边想：我进了门先要大声喊一句：是二宝山下的老师来了啊，不去我家倒先来麻烦翠花了？看他们怎么说，他们一说，话就开了，下一步就好办了。她有意放慢了脚步，在当中院的大门口停顿了一小会儿。听见德库说：“没味，再放点菜。”“有味有味，正好正好。”她想人家已经吃开了，进去叫，瞎扯半天不一定放碗，还不如送一碗过来也好省去远

许多口舌。返身回了井下院,觉得想好的话不能说,还得再想。李苗端了饭走进当中院,迎头撞上了德库。德库端了一锹炭火要往学校走,这样两人就碰面了。李苗满腹想好的话在这一刹那没了。德库也想不到李苗会上门,有点丈二和尚:“怎么你还敢来?”话一出口德库觉得自己的话有点硬,闪了一下端着炭火过去了。

李苗说:“我咋的不敢来,你是老虎?还是翠花是老虎?上门不欺客,我来叫我家二宝的老师吃饭。”

翠花听到了两个人院子里的对话知道话不能赶,老师在炕上坐着,赶下去怕不中听,探出头说:“是李苗啊,还想着吃了饭去叫你哩,二宝老师来了,也不来瞧瞧。”

“这不是给老师来送饭来了。”

“马后炮不是?王老师要等你这碗饭,怕把尿都憋长了。”

“等不得这顿有下顿,怕什么?拿个碗来吧,也不怕王老师笑话。”

“把饭端回去得了,省占我碗。”

“好意思?坡上坡下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放窗台啦,我可是给王老师送的饭!”

王福顺在屋里喝着汤,听屋外两个女人对话觉得很有趣,下炕走到了院子里,看了李苗一眼,感觉这岭上的两个女人都很俊,一个胖些,一个瘦些,胖的胖得体面,瘦的瘦得熨帖。

两个女人一起回头看,一身灰中山装,模样清瘦约莫四十岁的王福顺,一只手抹着嘴,一只手扶着门槛,满口牙白雪雪笑望着她们,翠花一激灵反倒没话了。

王福顺说:“二宝是你家的孩子?”李苗说:“是我家的孩子。一个学生,你的任务是不是太重了啊,王老师?”李苗接着说:“王老师我是和你开玩笑啊,你可不要见外呀!”王福顺说:“见什么外呀?既来之则安之。”翠花说:“看人家,到底是老师。”大苑

家一起笑了起来。

这时候德库走了进来说：“王老师，火生好了，我不敢动你的行李，你看该怎么样整理就整理吧。”王福顺说：“谢谢啦，真是要谢谢了。”

来鱼从山下领回二宝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落山的太阳照着各怀心事的来鱼和二宝。二宝问：“爸，是个男老师，还是个女老师？”来鱼说：“女老师咋说？男老师咋说？”二宝说：“女老师身上有个味儿，男老师身上也有个味儿。”来鱼说：“这等于是没说。”二宝说：“不是的，爸，女老师身上的味儿好，男老师身上的味儿，我说不出来，就和你一样，爸。”来鱼说：“你爸身上的味儿不好闻是不是？”二宝说：“不能这样说，爸，不过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来鱼突然觉得二宝很聪明。

来鱼心里也在想事，从山下听说了一些事，是关于王福顺好好的不在番庄教学为什么来了十里岭的事。来鱼想把听来的事说给谁听，说给谁呢？不可能说给德库，因为德库拿了木棍要敲死他，人在该长脸的时候还是要长脸的。来鱼想就自己说给自己听吧，在肚子里重复一遍别人的话也能够解一解心焦。来鱼想到好笑处就笑了一下。

二宝说：“爸，笑什么呀？”来鱼说：“我笑王福顺，你的那个老师真有意思。”二宝说：“他好笑吗？爸。”来鱼说：“好笑。他逮住常小明和艳红时，他们俩怎么也分不开，常小明叫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福顺一眼发现了问题，常小明的裤钩钩住了艳红的裤襟，王福顺走过去给他们俩解开。常小明还说，看来王老师你是下工夫了，我该怎样感谢你啊！”二宝说：“爸，这有什么好笑？下一次把裤脱干净了就是。”来鱼突然觉得自己不该给孩子说这些话，马上严肃起来说：“知道什么？你的任务就是念书，不该知道的东西要少知道。”二宝边走边拿了石头往远处愿

扔,二宝说:“又不是我要知道,是爸你说给我听的啊!”来鱼想自己真是昏了头了,耍耍性子耍到自个儿身上了。心里就不想再回放山下人说给他的事。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得很是沉默。

来鱼领了二宝回到十里岭,直接到了学校。当时,王福顺正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图,黑板的右上角是两个红灯笼,灯笼上写了俩字:欢迎。黑板的正中写着“二宝开学”。王福顺示意他们父子俩坐下,他接下来画完了左下角的一本书和一支钢笔。摇摇

王福顺完成了黑板上的内容,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来鱼一看老师的动作觉得自己应该站起来了,就拽了二宝一把。王福顺抬起手往下摁了摁说:“坐下,坐下,你就是二宝啦?”二宝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一下就肯定他是二宝,赶忙站起来说:“我就是二宝啦!”来鱼说:“你敢学老师说话?想吃打是不是?”二宝觉得委屈:“我没有学老师说话!”王福顺说:“和孩子说话要讲个平等,怎么一说就吃打?我在问二宝话,你就不要插嘴了。”来鱼咧开嘴说:“是,是。”

王福顺说:“二宝同学,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吗?”

二宝说:“报告老师,都做完了。”

王福顺说:“很好。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小朋友有什么打算?把你的想法告诉老师,想让老师怎么教你也说出来,今天虽然没有正式开学,但是你来了,咱就来一次交谈,我现在是你的朋友,记住了,以后咱们上课的时候,咱们俩是师生,下了课是朋友。你知道什么是朋友吗?”

二宝没有想到老师会问他这个问题,一时没有答上来。

来鱼有点着急:“朋友就是相好呗。”

王福顺说:“看看,看看,我说了不让你说话,要二宝说,又着急了不是?你说的那相好还不如朋友好解释。二宝来说,肯定比你爸说得好。”

二宝挠了挠头说：“报告老师，朋友就是在一起瞎耍，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有吃的东西共分，还有，说不清了，好得就和一个人似的。”

王福顺说：“说得很对，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朋友有什么话都要交心，不瞒不骗。记住了，以后不是上课就不要喊报告老师。”

二宝说：“我知道了。”

王福顺说：“那你回答我刚才的提问。”

二宝说：“咱们能不能上课下课都是朋友？”

王福顺说：“能。”

二宝说：“能就什么都好说了。我希望讲课的时候多讲语文，少讲算术，最好干脆不讲算术。”

说到这里来鱼又沉不住气了，“不学算术，今天我上山捋了五斤金银花，六块半一斤，五斤多少钱？算不清，一学期学费让你赔净了！”

王福顺说：“着急了不是，素质教育，又不是单项的，我还不知道算术重要？关键是方法问题，用什么方法让孩子对一种东西感兴趣是我今天问二宝的原因，有因才有果。我们国家的教育是猴爬杆，往上爬是目标，怎么让孩子心情愉快往上爬才是最主要的。好了，今天我不多说了，二宝回去准备好明天正式开学。来鱼，以后教育孩子也要换个方式，不能张口吃骂，动手吃打，这陋习也该改一改了。”来鱼站起身来说：“是，是，是该改一改。王老师，晚饭到我屋里吃，咱再谈谈，听你说的怪有道理，说来我也是上过初中的，有些事就是不明白。”

王福顺笑了笑，摸了摸二宝的头说：“二宝小朋友，再见！”摇摇

来鱼从学校走出来后，感觉心情很是不错；二宝也觉得王老师身上的味儿很特别，虽然他从心里是盼望有一个女老师

来。摇摇

三

这天夜里,王福顺点了油灯在灯下看一本爱情小说,看着看着觉得眼闷,哪像在山下的学校里,二百瓦的灯泡亮堂堂的,心情好的时候可以看个通宵达旦,现在看不得一两行就眼困,不想看它了。前一任教师不知道是怎么熬的?就想出去透透气。

一轮明月挂在中天,洒下来的光像一层霜铺在地上,有些凉爽。突然听得远处玉米地里有铜锣敲响,吓了他一跳,他蹒跚脚看了半天,铜锣就敲了半天,半天之后一切都静了,看到德库拿了锣从远处走回来。

德库在学校的窗户下侧了耳朵听了听,猫手猫脚走回了中院。德库没有看见他,他看见了德库,德库是想看看他睡下了没有,德库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便转身走了。他也不想和德库说话,他知道农民和你唠叨起话来没完,东说说,西说说,又不好意思赶他走,你越不好意思他就越感觉你是在留他,所以就干脆不要和他们多说。一个人静静的比说话还要好。其实德库是想听一听来鱼是不是在学校里,德库不想让来鱼和老师走得太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王福顺想起了他的前妻爱花。王福顺叫她花花。花花考上了师范学校走了,一走就是十年,其实人走了三年就毕业了。毕业了的花花回来跟他办离婚手续,女儿五岁自然随花花,王福顺有些舍不得娘儿俩,但花花很决绝。女人要狠了心跟了人走是不会回头的。王福顺在花花面前哭着求她留下来,花花说,你不哭倒还好说,一哭我更决定不留了。王福顺心想,我操,男人的眼泪如此的不值钱?去他妈的完蛋就完蛋。两个人最后一次做了爱,第二天就办了手续。王福顺和花花最后一次做爱时,王福

顺没有哭,花花哭了,王福顺也想哭来着,就是没有哭下来。也就是说在最该哭的时候,他顶住了,之后就不想那事了。今天他突然想起,是因为他看了那本爱情小说。他和花花在番村乡是公认的般配的一对。实际现在看来他们是一对没有爱情可言的夫妻。他为她提供的是肯定的现实,她不要肯定,她要的是不确定的将来,也就是说,花花是浪漫的,王福顺是现实的,“你以为我满足这样的生活吗?”花花在省师范住了三年,眼界很有些开阔,对于婚姻家庭爱情这类问题,花花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她和王福顺结婚前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王福顺在三年中对婚姻之类的看法没有变。人家变了,你却不变,两人的关系能不变吗?婚姻不过是一种契约,那张纸一扯就破。人们并没有因他的“不变”而给他一点尊敬,反倒说他连个师范生老婆也留不住,哄不住。女人本来是要哄的,连哄女人的本事也没有,一个大男人还能干得了什么?常小明不欺负他这样的人还欺负谁去?今天看那本爱情小说,王福顺就想起了花花,想起了常小明。常小明非但没有给花花做工作,反倒说我王福顺“强奸了人家的青春”。王福顺再没有心思往下想了。王福顺沿着场边的路绕了一圈,路旁的地里好像种的都是土豆,匍匐在地面的秧子黑乎乎一片。山里的小路很静,只听到王福顺踩着月光的脚步声沙沙响。

早上八点钟,来鱼领了二宝来上学。王福顺在讲台上坐着,二宝在讲台坐着,来鱼在门口站着。这样的一对一教育方式真是少见,王福顺有点感觉像耍猴的意思。二宝是猴,我耍二宝,我是什么?也是猴。常小明耍我。常小明也是猴,谁耍他?是上一级领导耍他。突然觉得这样说有点欠妥,应该是艳红耍他。不就是让我教一个学生吗?我就教给你看,我倒要看看谁耍得了谁!王福顺的思想突然跳了一下,想起了昨天夜里的锣声,问来鱼,“昨夜里谁在敲锣?”来鱼说:“山猪拱土豆,吓唬山猪哩。王老师, 圆

是不是惊吓你了？”王福顺说：“那倒没有。”来鱼说：“没有惊吓你好，农村有农村的响动，城市有城市的响动，那打桩机啦，警车救护车的，声音也够吓人的。你来了慢慢也就习惯了。”

王福顺点点头清了清嗓子说：“二宝同学，今天开学，你就是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了，表明在上个学期的基础上将要更上一层楼。看到黑板上写的字啦，那么我现在要求你大声把它念出来。”二宝大声地念道：“欢迎二宝开学。”

二宝就正式开学了。

翠花和李苗见了面打个哈哈，德库和来鱼还是不说话。时间一长王福顺发现了他们之间有问题，一时半会儿弄不清，问二宝：“你们为什么不和当中院一家说话？”二宝说：“爸和翠花姨在茅墙上耍裤带，德库叔看见了拖了棍要敲死爸，就不说话了。”王福顺想，这叫什么事？就想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让两家坐在一起，有什么解不开的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庄户人闹什么意见嘛？王福顺星期日下山走了一趟，置办了一些酒菜，回来后把两家叫在了一起。

王福顺说：“我来了也有些时日了，你们对我的照顾我从心里感激不尽，今天把大家叫到一起来是想说说话，近乎近乎，再说，后天就是八月十五了。”翠花说：“日子太快，又到八月十五了？我还没有发面打月饼哩，可不，月亮都圆成锅了。”翠花站起身走到门口望了望天，这期间谁也没有接她的话。

王福顺说：“来鱼你帮我把那瓶酒打开。”来鱼咧开嘴用牙咬开酒瓶盖，放到并好的两张课桌上。王福顺又说：“德库你把那瓶红酒也打开，咱不能忘了女士。”德库也咧开嘴用牙咬开了那瓶红酒盖，放到了桌子上。王福顺拿了碗倒了三碗红酒三碗白酒。三碗红酒放在了李苗、翠花和二宝面前，三碗白酒他让剩下的男人自己端。王福顺说：“来，都端起来。”二宝不敢端，手

缩缩进进在桌子上来回磨 ,眼睛看着来鱼。王福顺说 :“怕啥不敢端起来?十八岁成年 ,现在已经是半成年了 ,要是在旧社会你都娶老婆了 ,这是红酒又不是白酒 ,我心里有个尺寸 ,端。”二宝笑着咬了下嘴唇端起了碗。

王福顺说 :“首先我来一段开场白 ,千百年来我们老祖宗称赞这种东西为琼浆玉液 ,许多与酒有关的故事极富感情色彩 ,什么举杯邀月啦 ,把酒壮行啦 ,纵酒欢歌啦 ,这些咱都不说了 ,这么着吧 ,酒是现今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 ,最能表达情感的一种物质 ,咱今天晚上喝酒就是为了交朋友 ,来 ,咱们一起来碰一下。”所有的碗一起拥向了王福顺。

“不能光和我碰 ,我先一个一个来 ,然后是来鱼然后是德库李苗和翠花二宝。”王福顺指过去和他们一个一个碰了一圈 ,大伙就一起喝了一口。接下来是德库 ,德库迟疑了一下也端起了碗说 :“今天用王老师的酒来敬王老师 ,王老师为一个孩子上山就值得我敬。”和王福顺碰了一下喝下去了。来鱼马上接着说 :“我是二宝爹 ,以学生家长的身份敬你。给你满上 ,来 ,感情深 ,一口闷 ,要是有一点残酒 ,罚我十杯。”王福顺说 :“咱是喝了六下了 ,这叫六六顺。人活着应该顺顺当当 ,你呀我呀他呀 ,彼此之间也应该顺顺当当。你们两家两个孩子在山下上学 ,十里岭现在连我一共七个人 ,七个人在一起还能不顺顺当当吗?能有啥过不去的?一点鸡毛蒜皮还值得疙疙瘩瘩?一起干!”王福顺一举杯 ,二宝也跟着举杯 ,德库两口和来鱼两口却有点迟疑了。两家的关系叫王福顺一点透 ,反倒不好意思起来。王福顺说 :“是我请你们是不是?不给我面子是不是?常小明小瞧我 ,你们也小瞧我是不是?算了 ,今天的酒到此为止。”那架势有点要收筷子 ,德库和来鱼坐不住了 ,不等王福顺说话就一起端起了碗 ,碗和碗不自觉地碰在了一起 ,嘴里同时吐出了一个字 :“干!”王福顺说 :“好 ,干就干个痛快!”一个“干”字让酒碗从这

源泉

边儿晃到了那边儿 ,又从那边儿晃到了这边儿。一忽儿之后煤油灯下的嘴脸有些歪歪斜斜了 ,哥啊弟呀的悬空打着手势 ,喝红酒的喝完了 ,喝白酒的第二瓶已经开始。

王福顺从包里取出月饼来要喝红酒的人吃 ,“今天没有准备晚饭 ,月饼就是晚饭。你们女人不要笑话 ,我没有喝多 ,来你们十里岭教书 ,我是一百个不情愿 ,哪有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的 ?在番庄乡我是教导主任 ,不算个官是吧 ?但全番庄乡的老师和学生我都管。我二十年工龄 ,前年转正 ,民办教师总算是到头了。谁知道今年评职称 ,工龄忽然不够二十年了 ,小学高级职称被常小明黄了。我找他理论 ,我说 ,转正二十年够了 ,评职称二十年就不够了 ?常小明到县教委查我档案 ,说我差三个月 ,也就是说我转正都转早了。转正他干不掉我 ,备案了 ,送市教委了。职务受了处分。”

德库有两口猫尿仗着说话底气就冲 ,联想到身边的事心里就憋屈得慌。仗了胆说 :“王老师 ,有个事想问问 ,是不是你看到了常小明和艳红有那事 ?不要怕他 ,你说出来。”来鱼知道他要说什么 ,指了二宝和李苗说 :“小孩子家 ,送他回去看看娘 ,大人说话娃娃家不用听 ,二宝拿上王老师给的月饼走吧 !”李苗拉了二宝走 ,二宝恋恋退下了酒桌。来鱼说 :“李苗 ,送回去就来 ,咱不可凉了王老师的菜。”

德库目送二宝和李苗走过打谷场后 ,就觉得缺少了一个真正的看客。王福顺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不该说 ?要在西方揭露别人的隐私是犯罪 ,咱们国家说这些也就是闲扯淡话。我也是有两口酒仗胆 ,瞎聊吧。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从艳红说起吧。不瞒你们说 ,艳红是我的第一个恋人 ,更确切地说 ,我是艳红的第一个恋人。为什么要这样说 ,主要是我当时并不喜欢艳红。不是人家艳红不好 ,是我们彼此不合适。这种事不能勉强。年轻时候谈恋爱断就断了也没有个啥。去年资助贫困山区教学款